北京大学古籍保护中心

聖賢宗傳卷之三

東越　周汝登編測　王繼晃
陶望齡訂正　王繼炳參閱

孔子

孔子之先宋人也周靈王庚戌十一月庚子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父叔梁紇尼丘山而生因名丘字仲尼少貧且賤歲始教於闕里顏路父之徒受學焉郯子朝於魯哀帝以來名官　子往見云　之適衛學鼓

於師襄子適魯　問禮於老聃　問弟子曰鳥
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走
者可以爲罔遊者可以爲綸飛者可
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
子其猶龍耶反於魯道彌尊弟子益進
十五年魯亂適齊景公欲封以尼谿
不可遂反魯定公元年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
強僭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
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公山不狃以費畔召孔子
欲往卒不行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制爲養生
送死之節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彫僞行之
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子
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
但魯國而已哉於是二年定公以爲司空
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
司空爲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奸民
侯會於夾谷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
有武備有武事者　有文備古者諸侯並出彊

必具官以從請曰　右司馬定公從之至會所
爲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
既畢齊使萊人以兵鼓譟劫定公孔子
進以公退曰士以兵之吾兩君爲好者
敢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
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
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怍麾
而避之有頃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
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匹夫熒惑諸
侯者罪當誅請右司馬速加刑焉於是斬侏儒
齊侯懼有慚色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
而不以兵車二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
茲無還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所供命者
亦如之齊侯將設享禮孔子以梁丘據曰齊魯
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
執事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
棄禮若其不具是用粃糠用粃糠君辱棄禮名
惡子盍圖之夫享　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

乃不果享齊侯於夾谷責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皆損之乃使季氏宰仲由隳三都叔孫不得意於季氏因費宰公山弗擾率費人以襲魯孔子以公與季孫叔孫孟孫入於費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及臺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勒士衆下伐之費人北遂隳三都之城彊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辨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文而旁比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詩云憂心悄悄慍於羣小小人成羣斯

足憂矣有父子者孔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正孔子赦之焉季孫聞之不悅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子喟然嘆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也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心惟曰未有慎事言必教而後刑也既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不可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即廢之又不可然後以威憚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詩云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今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使民迷又從而制之故刑彌繁而盜不勝也孔子相魯齊人患之欲敗其政乃選好女子八十人衣以

文餙而舞容璣及文馬四十以遺魯君陳女樂列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之將受焉子路言於孔子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日郊若致膰於大夫是則未廢其常吾猶可以止也桓子既受女樂君臣淫荒三日不聽國政郊又不致膰俎孔子遂行作猗蘭之操遂適衛居一月適陳過匡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曰惡有脩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爲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之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夫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孔子曰不觀高崖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深泉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士能慎此三者則無累於身矣返乎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子路不悅孔子矢之去衛過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

其如予何微服過宋去適鄭與弟子
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纍纍若喪
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欣然歎曰然哉然哉遂
至陳主司城貞子家居陳三歲孔子曰歸與歸
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去陳適衛靈公老怠於政不能用孔子行將西
入趙簡子至河聞簡子殺竇犨鳴犢及舜華乃
臨河而嘆曰丘之不濟此命也還息乎鄟鄉作
鄟操遂反乎衛又主於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

對而行復如陳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
子其臣止之遂如蔡及葉遷於蔡三歲楚昭王
使人聘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用
於楚則陳蔡大夫危矣乃相與發徒兵圍孔子
於野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藜羹不充從
者病莫能興孔子講頌絃歌不衰乃召子路而
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奚爲
至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
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

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使知者而必行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且芝蘭生於幽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脩道立德不爲窮困而改節爲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何爲至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盍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不必其能容今爾不脩爾道而求爲容賜爾志不廣矣思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何爲至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於是孔子自楚又反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爲政而康子召孔子孔子歸魯孔

子去魯凡十四歲而返年六十八矣然魯終不能用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弟子益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晚而喜易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讀之韋編三絕爲之彖象文言繫詞焉復因魯史記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至西狩獲麟遂絕筆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七十二歲蚤作曳杖而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趨而入孔子曰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丘殷人也予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寢疾七日而沒乃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即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日也弟子皆心喪三年喪畢乃去

獨子貢築室於墓復三年而歸　孔子微宗其於論語以尋常忽之以成說錮之而傳心之旨遂湮陸子曰論語中多有無頭柄的說話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之類不知所及所守者何事非學有本領未易讀也苟學有本領則知之所及者及此也仁之所守者守此也時習之習此也說者說此樂者樂此如高屋之上建瓴水矣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脚陸子之言今人深究所謂本領者可以意見揣摩可以訓詁解說而已乎　王子曰蓋有不知而作我無是者正以明德性之良知非由於見聞耳若專求之見聞之末則已落在第二義矣故曰知之次也　程子曰聖人未嘗言難知未嘗言易觀夫子自言好古敏求發憤忘食由志學以至從心漸次而進蓋雖天縱至聖而務學終身不已是可謂易乎然又言欲仁仁至朝聞夕可一日用力而力足一日克復而歸仁未思而何遠易簡而理得蓋若毫無等

佛經旨

待而可以一念取証是可謂難乎此事非易非難必眞知斯能契其旨今學者執積累而病直截之無功執直截而病積累之有待彼此相非盲人妄度而去聖人之微旨不亦遠乎　曾公與孔子言而善子曰公之言善就國之節也公曰是非吾之言也吾一聞於師也子吁焉其色曰嘻君行道矣公曰道耶子曰道也蓋道非心外直心即道容他求耶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論魯國之士與之爲治敢問如何取之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庶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公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知憂知勞知懼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若能知者知即此是知此知之外更何求知曾公一條見大戴記哀公一條見家語楊慈湖氏讀之亟嘆以爲惜乎不載之論語使萬世人人知之庶乎其有覺然不知論語固自有之告或人曰是禮也與道也同一旨告

子路曰是知也與知之矣同一旨皆是明白吐露使人直下承當如霹靂火不容貶眼而人且以擬議思量求之劒去久矣嗟乎非慈湖氏之透悟烏能默契而亟嘆之哉　宋儒有以夫子論仁諸語類而參究之者葢學者先須識仁仁顧不易識以令尹子文之忠崔子之清不許其仁以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不許其仁以由之治賦求之爲宰赤之立朝種種才猷不許其仁然則仁果何在哉仁者未嘗不忠未嘗不清未嘗縱情未嘗無才而以忠爲仁以清爲仁以制情爲仁以有才爲仁則何啻千里今之學者大率知爲忠而已爲清而已爲制情而已矣爲才用而已矣烏知所謂仁即有謂求當理無私以爲仁者而不知所求之皆私也謂欲拔去病根以爲仁者而不知拔去之皆病也謂才誠兩合以爲仁者而不知兩合之非誠也愈馳愈遠莫覺其非故凡學者不先擇中不先明善而謂得孔氏之宗者吾不信矣　論語中具有六經葢

其神也得其神不必更讀六經讀六經亦語語融通矣一以貫之易之神一卽乾卦之一畫也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書之神思無邪詩之神子聞之曰是禮也禮之神子語曾太師樂之神悟此則一坐語之間而六經具備　樊遲從遊舞雩宜得玩賞之趣而乃問崇德脩辨之功夫子善之曾點侍側言志宜答知爾之問而乃談沂水舞雩之樂夫子與之今人俱說見在二人大不見在而夫子俱取見在之旨亦須善會

夫子只道一箇己字言爲己由己脩己求諸己己立己達此學脉也平時自述每每不離吾字我字道曰吾道憂曰吾憂欲曰我欲師曰我師能曰我無能知曰吾無知止曰吾止往曰吾往好曰從吾好富貴曰於我如浮雲當時惟顏子博我約我曾子吾省吾身漆雕開吾斯未信直透斯旨他鮮有及者後來孟子屢言自己求之明道專言莫不在己葢其宗也今有悟是者乎非不言身言己而欲眞信己之外更無一物脩

已之外更無一事徹地無疑良亦不易夫學雖造到至聖地位不過悟得自己或曰何以言克己言毋我曰克己之己斯爲眞己無我之我斯爲眞我聖賢惓惓之訓爲是而已　或謂論語示門弟子多言躬行下學而不及性命淵微今人誦法孔子其何以深言爲也不知當時信服夫子皆爲心性之學頭腦所在已知向慕夫子示之率循使自得之而已如示之飲食而彼未嘗不求知味如示之規矩而彼未嘗不知有巧若謂聖教盡於飲食不必知味囿於規矩不必言巧則是使之由而不使之知以凡民待門弟子豈其然乎若顏子之復禮曾子之一貫固自直吐眞宗即子貢之非識子路之是知子張之參前倚衡何嘗不示以精微是豈徒使之行習而已哉後之學者固不可以凡民自待乃有舍由而妄談知者則見棄於孔子者矣　漢時去古未遠諸儒訓釋定有傳授開卷學字白虎通云學者覺也提覺字宗旨斯明六言六蔽章學

字訓覺覺正與蔽反耳他學文學詩等雖用不同然一字兩用此類甚多志於道道字註疏曰道不可體道無之稱也無所不通無所不由況之曰道寂然無體不可爲象晦翁極有契宗旨者反不入於集註鮮禮之用和爲貴曰禮如此其嚴分毫不可犯何處有箇和吾心安處便是和鮮吾道一以貫之曰鳶飛戾天魚躍於淵造端乎夫婦察乎天地皆子思發明一貫之道[illegible]詞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亦發明斯道也解人之生也直曰生理本直如耳之聽目之視鼻之齅口之言心之思是自然用如此若纔去這裏着些屈曲支離便是不直解博施濟衆曰辟如東大洋海水同是水但不必以東大洋海水之水方爲水只瓶中傾出來的便是水博濟固是仁但那見孺子入井怵惕之心便是仁解用行舍藏節曰他人用之則無可行舍之則無可藏惟孔子與顏淵先有此在已他人豈有是哉有是二

字當如此看又云禮樂制度固可行之具但本領更全在無所係累處解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曰道之所以可貴者惟是動容貌自然便會遠暴慢正顏色自然便會近於信出辭氣自然便會遠鄙倍此所以貴乎道也凡此皆晦翁深契於聖宗者也　家氏曰讀春秋至歸侵田墮三都始信聖人之道不爲空言儒者之學果非無實也蘇氏曰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朞月而定以治世之禮律衰世之臣墮名都出藏甲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爲無疑也或問朱子曰孔子當衰周時可以有爲否曰聖人無不可爲之事曰有不可爲之時否曰便是聖人無不可爲之時程子曰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此是有所受命之語若孔子謂匡人其如予何喪乃我喪未喪乃我未喪我自做著天裏謝氏曰孔子於天之將喪斯文下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爲一矣孟子舍我其誰聽天所命　語言朝聞夕死知生知死

易言原始反終精氣游魂記言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此皆聖人理會生死處生死不明而謂能明眼前之事生死不了而謂能了眼前之境菽於大而通於小決無是理故於生死不可終醉夢而已也劉氏曰夫子讀易三絕韋編其於乾坤之蘊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如目辨蒼素手數奇耦也學者謂吾儒所急修已治人而已三綱五常而已身後之事何足預窮哉是知聽夫子之言而不知求夫子之心也死生亦大矣聖人豈忽之哉畏生死者未達也達者不畏焉不畏者猶未能踐形也常流乎四勝之間何謂四勝或曰存亦樂亡亦樂是齊生死也或曰聚則有散則無是泯生死也或曰名立不朽沒而愈光是輕生死也或曰安時俟命力不可爲是任生死也齊泯輕任是四勝也簾窺壁聽髣髴未眞姑立意以勝之終爲生死所囿故曰朝聞夕可是誨人以生死之大方也聞學之妙非口傳耳受

目睹心承必有豁然開怡然順者故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予欲無言其言雷震未之或知其知川決噫莫大於生死莫小於違順莫重於生死莫輕於夢寐違順之來夢寐之間莫知所主況生死之變耶學者但當晝驗之違順夜察之夢寐若湛然如一無少動搖則生死去來直猶旦夜苟爲未然可不汲汲如拯溺捕亾以冀有聞耶王氏曰道無生死能聞道則無生死可說猶云未嘗生未嘗死也若

淵曰吾觀子思贊仲尼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以如言之猶謂未至也故復推物之並育不害道之並行不悖皆仲尼之德爲之敦化而川流是故天地之覆載乃仲尼之覆載四時之錯行乃仲尼之錯行日月之代明乃仲尼之代明不可以如言之而已也無仲尼則無天地無仲尼之大則無天地之大故曰此天地之所以爲大蓋言仲尼也以天地與仲尼對待言之不知仲尼者矣

雖然箇箇人心即仲尼以仲尼與我分別言之又不知我者矣仲尼即天地也我即仲尼也一也學者須於此自信

顏子

顏回字子淵魯人少孔子三十八歲甫成童即從游於孔子之門時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於魯及門受業者甚衆自有顏子而門人日益親從孔子去魯適衛適陳過匡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既解反衛過曹適宋及鄭至陳如蔡復與尼得免楚子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且以顏子輔相才止之反魯潛心仲尼安貧自樂孔子嘗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供饘粥郭內之圃十畝足以爲絲麻鼓宮商之音足以自娛習所聞於夫子足以自樂回何仕焉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也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已仁者使人愛已

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入子曰賜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顏淵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早死子哭之慟曰天喪予天喪予蠡測曰讀論語見顏淵所問於夫子者二二仁一仁爲邦爲邦之道已盡於天下歸仁一語而後來告之不過酌用前代稍去其害治者示以無爲之意而已故回在聖門止有仁之一問請事之餘冊無言說其後自述歸功亦止喟然一歎直至之後絕不驚疑蓋深契直宗勇猛直截自然如此乃夫子之稱回則何其不一而足曰如愚曰不惰曰屢空曰不違仁曰不改其樂曰未見其止曰不遷怒不貳過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曰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夫如愚即默識也不惰即不厭也屢空即空空也不違仁即不踰矩也不改其樂即樂在其中也未見其止即弗

能已矣也不遷不貳即忘食忘憂也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即無不知而作也擇善而弗失即志學而立而不惑也故謂之言無不說同一竅也謂之惟我與爾有是共一機也以心印心如空合空眞千古之神遇宜乎其稱嘆之屢屢也哉程子曰顏子屢空空中受道楊氏曰三月不違仁則有時而違也然而其復不遠則其空也屢矣空也者不以一物置其胸中也子貢貨殖未能無物也呂氏曰屢空無我者也

殖非出於已之所自得也陸氏曰顏子當初仰高鑽堅瞻前忽後博文約禮遍求力索既竭其才方如有所立卓爾至問仁之時夫子語之猶下克已二字曰克已復禮爲仁又發露其旨曰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既又復告之曰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吾嘗謂此三節乃三鞭也又曰學有本末顏子問夫子三轉語其綱既明然後請問其目夫子對以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顏子於此洞然無疑故曰回雖不敏請事

斯語矣本末之序蓋如此今世論學者本末先後一時顛倒錯亂曾不知詳細處未可遽責於人如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已知道夫子乃語之以此令先以此責人正是躐等視聽言動勿非禮不可於這上面看顏子須看請事斯語直是承當得過又曰顏子問仁之後夫子許多事業皆分付顏子了故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顏子沒夫子哭之曰天喪予蓋夫子事業自是無傳矣曾子雖能傳其脉然參也魯豈能望顏子之素蓄乎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夫子之道至孟子而一光然夫子所分付顏子事業亦竟不復傳也王子曰如有所立卓爾夫謂之如則非有也謂之有則非無也是故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故夫顏氏之子爲庶幾也王氏曰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此是險語畢竟曾子之血子所傳是何學此須心悟非言詮所能究也曾子孟子尚有門可入有途可循有純約可守顏子則是由乎不啓之扃

達乎無轍之徑固乎無藤之緘曾子孟子猶爲有一之可守顏子則已忘矣喟然一歎蓋悟後語無高堅可着無前後可據欲罷而不能欲從而末由非天下之至神何足以語此又曰昔顏子之好學惟在於不遷怒不貳過惟此心常定故能不遷此心常一故能不二是從混沌中直下承當范氏曰不遷怒者性不移於怒也朱子曰不遷怒如鏡懸水止不貳過如氷消凍釋又曰重處不在怒與過上只在不遷不貳上今不必問過之大小怒之淺深只不遷不貳是其力量便見工夫佛家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問顏子勇乎程子曰孰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之顯抑可謂大勇矣

子貢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孔子弟子少孔子三十一歲齊景公問子貢曰子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曰其聖何如

子貢曰不知也景公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賜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子貢嘗宰信陽相魯衛而終於齊陸子曰子貢在夫子之門其才最高夫子所以屬望磨礱之者甚至如予一以貫之獨以語子貢與曾子二人夫子既沒三年門人歸子貢反築室於塲獨居三年然後歸蓋夫子所以磨礱子貢者極其力故子貢獨留三年乃夫子深恩也當時若磨礱得子貢就則其材甚曾子之比顏子既亡而魯得之蓋子貢反爲聰明所累卒不能知德也又曰夫子問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此又是白著了夫子氣力故夫子復語之曰弗如也時有姓吳者在坐遽曰爲是尚嫌少在因語坐間曰此說與天下士人語未必能通曉而吳君通敏如此雖諸君有志然於此不能及也又曰子貢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此是子貢後來有所見處然謂

之不可得而聞非實見也如曰予欲無言即是言了蠡測曰後儒稱子貢頴悟亞顏子然而費夫子之心力甚矣觀其以賜也何如質夫子而示之以器明欲進之於道使知所謂不器者而又問何器窠臼難含稱之瑚璉蓋將以深愧之也以無諂無驕質夫子而進之樂與好禮貴在當下身體切磋琢磨猶屬語言許之知來亦不過僅與之耳以汝與回也孰愈啓之而乃以數數知以知因問曾不思弗如之知從何聞而得此知渾全可言多寡耶啓之臭知而曰何爲莫知啓之無言而曰不言何述以性道與文章爲二以夫子爲如天之不可階而升爲多識爲方人蓋其去顏子之學尚遠故夫子惓惓接引於其博施濟衆而約之近取於其一言終身而示以如心直至最後而示之一貫蓋當在晚年而後有得也語云子貢晚年進德其謂是與

子路

仲由字子路一字季路魯之卞人也少孔子九

歲子路好勇力志伉直初見孔子冠雄雞佩豚
豚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
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出環堵
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
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
請攝齊以受教遂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
孔子曰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
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
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
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鼓琴習亡國之聲孔
子聞而責之子路悔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
立孔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小邾射以句繹
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信
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魯有溺者子路拯之其
人拜之以牛子路不受孔子曰魯人必不拯溺
矣子路曰由也聞諸夫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
天地以生物爲心也非圖報也孔子曰由是也
前言戲之也子路從孔子阨於陳蔡後又隨之

匡匡人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命之歌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曰始以爲陽虎也遂解而去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懽斯之謂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子路見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喪盡思者也哀公十五年子路仕衛遇孔俚之亂以戈擊子路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蠡測曰朱子謂直心是道儒禪無二子路在孔門何其直也觀其欲從三軍欲從浮海執轡問津患難與共可謂心服推尊之至矣然而於南子之見則不悅佛肸之往則不悅謂迂謂何必皆信心直告必不苟隨人轉是以夫子惓

惓注念或稱之或責之或哂之無非曲寓裁成至於呼名而教至再至三人知一貫之傳爲微密而不知誨女知之之爲傳心密旨與一貫無二也夫子嘗言未見好仁未見剛者人而無信不知其可而於子路則好仁好剛好信等俱掃除之而言學學者覺也夫子嘗言據德修德而於子路則言知德匪知匪覺雖仁知道德皆非而況其他以此語子路皆非淺淺者自問政問君子子路問與人同而至於問神問鬼問諸子之所未及先儒亦謂爲切問是故孔門自顏曾而下吾將以子路爲首焉陸子曰子路有聞一聞之後何用更聞朱子曰孟子極尊敬子路又曰夫子乘浮之歎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爲喜自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他胸次耶若此等處放不下更說甚克己復禮直是無交涉也楊氏曰觀其死猶不忘結纓非其所養素定何能爾耶苟非其人則遑

遽急迫之際方寸亂矣

子夏

卜商字子夏衛人少孔子四十四歲受業於孔子及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兩者未知勝負故癯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子夏問曰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孔子曰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子夏讀詩已畢孔子問曰爾亦何大於詩也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乎若日月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咏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夫子曰商始可以言詩已矣吾恐見其表未見其裏也哀公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

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
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
乎大塡顓頊學乎祿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
乎務成子昭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
乎成子伯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
周公學乎虢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
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
後世者也孔子沒子夏教授於西河子夏之學
再傳而爲莊周子夏習於詩今毛詩叙其遺說
也受易春秋於孔子公羊高穀梁赤皆從之學
春秋又傳禮者在禮志是[illegible]測曰子夏之學見於
記中若五至三無之教得聞於夫子可謂至矣
五至三無之說詳具夫子編中慈湖屢舉以証
學要非淺士所得聞者夏提學字甚多曰學
以致道曰必謂之學曰可學篤志切問近思仁
在其中曰日知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
蓋其孜孜於學者如此門人小子一章本末之
旨與子游兩相發明蓋知末而不知本則無頭

故朱子曰言偃謂本之則無雖若見詘於子夏然要爲知有本也則其所謂文學固宜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是子游之言亦不可廢但分本末爲二則成兩截故子夏深歎其過孰先孰後者無先後之可言也本末二字取諸草木草木本末可言先後乎辟之則顯然明白矣故謂有末而無本者誣也言可誣而道不可誣也然此本末雖一悟之在人不悟則疑有疑無謂之庸人悟之則即始即卒便是聖人聖非別有道元無二故也程子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只看所以然如何其釋無先後之意明矣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其釋有始有卒二句又明矣大抵本末之妙最不易言人於草木以根爲本以杪爲末者非也生意其本根與杪皆末也生意寄於根而根不足以盡生意猶人心寄於方寸而方寸不足以盡心也故凡目可見耳可聞口可言心可思者皆末也不離見

聞言思而不可見不可聞不可言不可思者本也洒掃應對進退末也精義入神亦末也能知洒掃應對精義入神者本也嗟乎茲難言哉默契而已賢賢易色章亦須善會若以盡倫即學則盡瘁之武侯非不致身泣竹之孟宗非不竭力分金之鮑子非不有信何以不與於聖傳若以盡倫外有學則何以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要惟明於本末之旨則於此自能了然不然其可以強通哉類觀子夏之言多足取以明宗者故次諸由賜之後

漆雕開一作漆雕憑字子開

漆雕開字子若蔡人孔子弟子少孔子十一歲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程子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朱子曰斯之一字甚大有所指而言如事君忠事父孝皆是這箇全無些子疑處方是信陸子曰古人視道只如家常茶飯故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斯此也蠡測曰開在聖門別無問端他無表著而獨

此一語窺千聖之心宗開生人之道眼亦異矣哉蓋自堯舜以來凡曰中曰極曰性曰德等百千名號未嘗有外於斯曰執曰精曰欽曰止等無限工夫不能有加於信然斯固必信信即是斯夫子言造次顛沛必於是信在其中矣言篤信好學人而無信不知其可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不言所信何物而信外無斯矣是故信爲學之要領入門究竟盡之矣然信從何發有大疑然後有真信其必從疑始乎故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此夫子之所惜也已

曾點 點史記作蔵

曾點字子哲魯南武城人孔子弟子與子路冉有公西華同侍孔子孔子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由也爲之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可使足民赤爾何如對曰宗廟之事如會同願爲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武子之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禮教不行點欲修之孔子善之孟子曰若曾皙者孔子之所謂狂矣朱子曰曾點以樂於今日者對諸子以期於異日者對三子只就事上見得此道理曾點是去自己心性上見得那本原頭道理辟之於水曾點之所用力者水之源也三子之所用力者水之流也用力於派分之處則其功止於一派用力於源則放之四海亦然是也或問朱子曰只怕曾點有莊老意思曰今人却怕做莊老不怕做管商可笑蠡測曰儒者言曾點便是堯舜氣象不知曾點只是曾點氣象三子是學堯舜氣象故三子見有心性有事功分別源流曾點只是就事行事三子有所用力曾點無用力處或曰如此則何以止於狂曰語有云一處解脫不能處處解脫如漆雕開所言信字終未曾徹底故止於

狂曰未曾徹底何從見之曰於下文三問觀之其中不穩甚矣真信的人決無是問顏子不違

曾子一 唯再無言說若再有言便鶻突矣從前皆非

子張

顓孫師字子張陳人孔子弟子少孔子四十八歲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無進而問禮子曰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倀倀乎何所之譬猶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以見故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矣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張病召曾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蠡測曰後儒言子張務外而少誠

皆以意非之者也觀其稱執德必弘信道必篤然乎哉程子謂立則見其參於前所見者何事故參前倚衡之教夫子啓子張不淺矣其卒也自云庶幾而曾子往哭不徒以弔曾子其有所契而子張其有所得矣夫所謂然而未仁或者其早年之病朋友規輔之忠固未可以槩之也

曾子

曾參字子輿南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自蔡如葉至楚參時年十六父點即命往楚從游焉自楚至衛反魯事孔子凡十餘年參志存孝道孔子因之以作孝經嘗出薪於野客至其家母以手搤臂參即馳至問母曰臂何恙乎母曰今者客至搤臂以呼汝耳家貧食力敝衣躬耕日不舉火而歌聲若出金石嘗芸瓜誤斬其根曾皙怒援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而蘇蹙然而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鼓瑟而歌欲父聽其歌而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今參委身待暴怒以陷

父不義夫安得爲孝乎曾子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謝過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子每讀喪禮泣下沾襟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孝欲養而親不待是故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待親存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作大學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又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孔子沒時年二十有七門人以有若似聖人欲以孔子事之曾子獨以爲不可乃止及親既沒乃適齊齊大夫禮贈之游楚楚極其尊顯然道終不行而歸於魯晚年子思公明儀樂正子春之徒皆從受業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告以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而今而後吾

知免夫小子樂正子春坐於床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曾子之妻以藜蒸不熟而出既而終身不娶曾子著書十八篇十篇見大戴禮八篇亡蠡測曰曾子得夫子之宗在一唯之間有多言乎既得而以之示門人及天下後世味其三語足矣曰忠恕而已矣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曰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楊氏曰曾子見夫子之道只尋常忠恕之心便是故曰忠恕而已言不必外求只此已足夫子之道窮之則無窮究之則難盡曾子何所見而謂盡在於此此非曾子胸中洞徹豈敢爲斷然之論

人皆有此心皆聞曾子之言直信而不疑者千百無一二指金而告人曰此金也識者固信不識者固疑夜半爨火息滅饑者索食對燭而坐不知燭之爲火也則亦終饑而已矣忠恕之論燭喻也陸子曰誠意一段是總修齊治平之要故反覆言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乃是性所好惡非出於勉強也王子曰人於尋常好惡或亦有不真切處惟是好好色惡惡臭則是皆發於真心大學就易見處指示人大學在於誠意而意之所以誠見在如此而已薛氏曰學養子章道破古今信心不及信道不篤疑綱合數子之言而觀之可見三語最爲緊要於中未有學養子而後嫁一句指示不慮之良尤爲的切養子之道不可學亦不必學推之萬事萬化莫不皆然此心自能誠自能求以至自能忠自能恕自能好自能惡全不容一毫安排增益於其間故謂之而已矣者只是不安排不增益謂之必慎其獨者亦只是防安排防增益而已既無餘旨

亦無別法悟此則種種論說都無一言種種修爲都無一事孔子不惑不惑此顏子不違不違此曾子一唯默契此此所以爲相傳之宗也已劉氏曰學者之害疑情爲大彼窮搜博覽惟恐不聞者疑情未除也朝諮夕叩請益不休者疑情未除也搏量揣摸求合乎似者疑情未除也曾子遊聖門最爲年少夫子一與之言道唯諾而已夫豈有毫髮疑情哉

子思

孔伋字子思伯魚之子也逮事夫子夫子問居喟然而歎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美美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伋每思之大恐而不懈也夫子欣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眞僞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初孔子之道傳於曾子至是子思師事之年十六適宋困於宋作中

庸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訖於秦費效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更時易處其書同矣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道爲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去之齊已而自齊適衛在衛貧甚而自若緼袍無裏二旬九食田子方遺以狐白裘不受已二復反於魯教授其徒數百人而放豹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盍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子思謂子上曰自乎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寤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覩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又曰有可以爲公侯之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焉者非唯志乎成其志者非唯無欲乎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子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柳若謂子

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又何請年六十二卒楊氏曰子思之學中庸是也程子曰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朱子曰始言一理指天命謂性末復合爲一理指上天之載中散爲萬事如三重九經及祭祀鬼神許多事程子曰不易之謂庸朱子曰惟其平常故不可易因舉釋子偈曰世間萬事不如常又不驚人又久長

問未發已發朱子曰人自有生即有知識事物交來應接不暇其間初無頃刻停息舉世皆然也然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豈以日用流行者爲已發而指夫暫與休息不與事接爲未發時耶試嘗求之泯然無覺之中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爲

已發而非寂然不動之謂於是退而驗之日用之間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謂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常起常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王氏曰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中未嘗別有未發者在已發在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未嘗別有已發者存或問伊川謂不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延平却教學者看未發之前氣象孰是王子曰皆是也伊川恐人於未發前討箇中把中做一物看如所明認氣定時做中故今只於涵養省察上用功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處故令人時時刻刻求未發前氣象使之正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即是戒慎不覩恐懼不聞的工夫皆古人不得已誘人之言也　或問中庸既曰中又曰誠何如朱子曰此詩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峰也　楊氏曰道也者不可須臾

離也亦覺其未安當曰道也者未始須臾離也不當言不可　或問愚者不及知此中不肖者不及行此中費隱章又曰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何也又賢合屬行知合屬明夫子却交互說者何故朱子曰知此則人皆曉得夫子何以曰我知之矣緣天下人皆不知此夫子所以有此歎　程子曰鳶飛魚躍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只是弄精神　問程子云說鳶上面更有天在說魚下面更有地在是如何朱子默然微誦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藏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行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問言其上下察也朱子曰恰似禪家青青綠竹莫匪直如燦燦黃花無非般若之意又曰喫緊爲人處是要人就此瞥地　楊氏曰人心即道學者自以爲遠是終日懷玉而告人以貧終日飲食而自謂其饑渴也孔子深惜夫平易之

道人皆有之因其爲之是以遠之復戒之曰人不可以爲道深知大患在乎爲道而已執柯伐柯近矣睨而視之猶以爲遠者終於二物也爲道如伐柯終不近道　或問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其人有過既改之後或爲善不已或止而不進皆在其人非君子之所能預否朱子曰非然也能改即是善矣再何待別求善也　問至誠無息一段諸家多將做次第說朱子曰只一箇至誠已該了豈復有許久節次　問尊德性而道問學一段朱子曰只一事只是個尊德性　問孔子空空顏子屢空與中庸所謂無聲無臭之理又問無聲無臭與老子所謂玄之又玄莊子所謂冥冥默默之意如何分別朱子不答　問繫辭自天道言中庸自人事言似不同程子曰同繫詞雖始從天地陰陽鬼神言之然卒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中庸亦曰鬼神之爲德至誠之不可掩如此夫豈不同劉子曰子思之學見於中庸一篇發明後進其

註何分晰

心甚切章微析妙惟恐人不解了學者不能聞一而知舉隅而反泥於言語之偏中學幾於暗矣且未有天地便有此中人孰不禀是以生哉方其一性不虧真誠自守混然而已知者夸愚者賊然後中之名立焉外徇物内忘已然後中之本著焉情封欲閉纍其靈明久而習安認贅爲嫡是中也豈遂銷滅破壞而不復存哉弗知有耳故以中爲難知耶則昭昭乎日用之間以中爲易知耶或沒齒終身而不自覩焉何哉以其近也近而弗察遠慕高奇或探妙於形聲之外或談微於意顯之表是猶駕艅艎而索舟策飛黄而問駿豈不惑哉自昔聖賢講論發明無非此事口傳心受初甚秘密發端指縱使人反求諸已焉世衰學弊子思懼斯文之遂絶也顯然論著筆之於書其言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夫喜怒哀樂人皆有之窮以未發之前則茫然自失孰主張是耶孰施爲是耶子思抽關啓鑰發其秘奥使學者洞然開

曉如得其遺物自懷袖間豈不樂哉然喜怒哀樂與生俱生子思姑約此以明中非捨此而中可得也唐李翺自謂得子思中庸之學著復性三篇會理者稱其卓絕然差之毫釐異乎吾所聞矣其說曰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皆情之所爲也情者妄也邪也妄情息滅本性清明又曰循理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欲歸性命之道也迹其推衍大約皆以滅情爲言其言非不高妙然非子思中庸之學也中庸之學未嘗滅情也夫情與生俱生果可滅耶情可滅性可滅矣今持一葉以示嬰兒與之則笑奪之則啼此喜怒哀樂之端也情之所發也與生俱生而欲滅之猶惡水之波而涸之其源益流惡木之花而截之其根浸傷善養性者不泊於情亦不滅情不流於喜怒哀樂亦不去喜怒哀樂子思所謂中也即喜怒哀樂以爲中不可離喜怒哀樂以爲中亦不可如金石之有聲如飲食之有味非合非離中即契焉故喜怒哀樂

未發謂之中子思姑約此以明中非捨此而中可得也發而中節順理而和造次顛沛於庸言庸行之間動容周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事事物物無非中者情何狀云蠡測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此子思聞之夫子者慈湖數舉以明宗而或以爲此非夫子之言曰以精神而不以中正故決其非夫舜曰惟精孟曰不可知之謂神精神猶云少中正耶仁人心也亦不言中正或者之非陋矣子思之學在中庸而中庸之旨當識其微程子所謂密是也首言天命而曰不覩不聞曰未發末言天載而曰不見不言不動不賞不怒不顯曰無聲無臭斯不亦微矣乎凡此皆本諸夫子論語中所云無知無能無言無隱無意無我易所謂無方無體無思無爲皆斯旨耳無聲無臭至矣之至即中庸其至之至篇中及其至也與夫至道至德至誠至聖皆以形容微密之旨大學有曰至善曰知至皆一轍也致中和致知致字皆從至而來至與致一

而二二而一者也欲人知本體故言至欲人知工夫即本體故言致聖人之立言如此雖然工夫本體寧復有外於心之精神者哉微密之旨不須外求自知自信而已

孔子篇　叟音孚　萇音郎　萑音丸　馬音恕　爲乾卦之乾音干　蘺音裸

子張篇　申祥子張之子也申姓顓字之訛音

曾子篇　皖音緩明貌

聖學宗傳卷之三終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古籍